

李白石门寻丹丘

◎刘玉美(河南平顶山)

叶县石门山(古称西唐山)是伏牛山余脉,因其“四山环抱似城郭”,像个月牙门,故被赋予“石门嘉遁”的美称,是叶县八大景观之一。

天宝年间,李白满怀抱负,进入长安。初入翰林的他,清高骨傲,得罪了权臣,深遭谗陷,备受排挤,唐玄宗只好赐金将他放还。仕途无望,李白怀着失意与悲愤的心情离开长安,开始漫游四方。

天宝三年,李白漫游到宋州(今河南商丘),一日,在梁园醉酒后题壁《梁园吟》,抒发了胸中“东山高卧时起来,欲济苍生未应晚”的愤懑和抱负。这首诗正巧被游园的宗煜小姐看到,遂千金买壁保护了下来,二人由此成为知音。才貌俱全的宗煜是前朝宰相宗楚客的孙女,平日就仰慕李白大名,一见更是倾心。随后,在张巡、杜甫和高适的撮合下,宗煜

与李白结为伉俪。李白凄风苦雨般的心才得以温暖,安栖香巢,陪伴宗氏。

宗氏是虔诚的道教信徒,李白诗中亦云“多君相门女,学道爱神仙”。宗氏从小喜欢道学,秉性孤高,总想找一处山清水秀的幽静之地,夫妻双双隐居,而这一点也正耦合了李白政治上受挫后归隐山林的心理。

天宝十年秋,“十载客梁园”的李白接到好友元丹丘的邀请,邀其去叶县石门山,修道炼丹,共访神仙。元丹丘风流洒脱,崇尚道学。《叶县志》记载:“元丹,字霞子,叶人,居石门山中,与李白结神仙交,白称为丹丘子。有《元丹丘歌》云:‘元丹丘,爱神仙,朝饮颍川之清流,暮还嵩岑之紫烟,三十六峰长周旋。’”宗小姐知道此事后,竭力鼓动李白去石门考察,以便寻求隐居之所。

李白兴致勃勃来到石门山,只见这里“苍崖渺难涉,白日忽欲晚。未穷三四山,已历千万转。寂寂闻猿愁,行行见云收。高松来好月,空谷宜清秋。溪深古雪在,石断寒泉流。峰峦秀中天,登眺不可尽”。李白观赏了元丹丘建造的新居,四围层峦叠嶂,流泉飞瀑,林中猿啼鸟鸣,门前溪水淙淙,

真乃世外桃源。元丹丘每日在这里诵经工诗,练剑习武,泥炉炼丹,偶尔行医传道于民间,这让“好剑术,喜任侠”的李白甚为羡慕。在

石门山的数月里,元丹丘带着李白整日在山中游玩,李白诗兴盎然,诵道:“丹丘遥相呼,顾我忽而哂”;“松风清襟袖,石潭洗心耳。羨君无纷喧,高枕碧霞里。”

李白向元丹丘表达了全家迁居至此的愿望。元丹丘深知李白的性格,虽嘴上说喜欢隐居,但心里总放不下“去剑报国”的念头,试探地问:“你不会是一时的热情吧,你夫人知道你的想法吗?”李白坦然道:“我这次来正是奉了夫人之命。”丹丘这才高兴地与他筹划石门山隐居之事。

李白的思想极为复杂,一方面追求超脱,向往神仙世界,从而隐居修道;一方面又热衷仕进,渴求平步青云,身抵卿相。果不出元丹丘所料,就在筹划石门山隐居时,李白收到友人何昌浩的信,信中言其做了幽州节度使幕府中参赞军机的判官,诚邀李白前去。朋友的信触发了李白“大鹏一日同风起,扶摇直上九万里”的报国英雄气,他决定要重拾“济苍生,安黎元”的梦想,再去寻找仕途的突破口。石门山隐居一事也随之泡汤。

暖冬

◎邱利刚(河南平顶山)

第一次打海阳的电话,对方一直处于通话中。起初以为号码错了,等听到他沙哑的声音,互相做了自我介绍,才知道大家都在为居民供暖着急。

“大家都通过支付宝交了费,啥时间才能通暖气?第一次用怎么这么难?”类似的询问,把海阳的电话都打爆了。

市区开源路与轻工路交叉口东边有几栋楼一直没通暖气,居民盼了好多年。海阳是负责该区域的热力公司工作人员,为了早日供暖,他一边联系接网线的工作人员,一边联系泵房调试人员写入远程控制程序。调试程序一天忙不完,他就组织人员现场试压,发现没有回水,确定是管道铺设出了问题,他立即联系施工师傅现场作业,当天夜里忙到很晚。

第一次通暖,很多住户调试不好,不是这儿不热就是那儿不热,还出现暖气片一半热一半凉的情况。物业、热力公司、维修师傅三方联动,各司其职。海阳专门搜集了一些调试暖

气的视频和文字,分享到居民群。

一户居民,周围邻居家都暖洋洋的,他家就是热不起来。他找了物业,找了安装暖气的师傅,还找了熟人,也没找到暖气不热的原因,最后打了海阳的电话。海阳二话没说,带人入户排查,通过进水口和出水口的压力测试,发现一节热熔出现了问题,立即免费处理。

第一次见到海阳,是在一个小区的地下室暖气泵房,他戴着一副近视镜,正给干活儿的师傅扶梯子。高层供暖分高低区,两个回路循环运行。当时一个区域试压有点小问题,启动不了,需要反复排查电路模板。海阳一边用手机给技术人员照明,一边接电话,脸颊消瘦,看着很疲惫。半个月来,他两头不见太阳,不是在暖气泵房,就是在居民家里,不是在接听电话,就是在回复微信。

第二次见到海阳,他满脸笑意,没聊上几句,他的电话又响了起来,准备回公司开阶段性供暖总结会议。

花样生活

◎尚庆海(河南辉县)

邻居薛姨年近八旬,眼不花耳不聋,背不驼,每天笑呵呵的。每次见薛姨,她手里总是捏着一朵小野花。

薛姨爱花。王叔是薛姨的老伴,他说两人走到一起,就是因为薛姨爱花。他们年轻的时候,还是在集体吃大锅饭,每天去地里挣工分,风雨无阻。王叔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都感觉累,薛姨却每天笑嘻嘻的,上工下工时见路边有野花就采朵野花,见青草就掐根青草,捏在手里晃来晃去,整个人一下子亮了起来。王叔说,那时男女老少穿的都是粗布衣,要么是黑的,要么是灰的,更衬得薛姨像花儿般鲜艳漂亮。

那时的农村,都是落叶树,冬天除了麦田是绿色的,很难见到有颜色的植物。王叔用旧布条剪成一片片比指甲盖稍大的“花瓣”,串在树枝上,用麻绳系住“花瓣”的底部,做了一朵布花,趁没人时

悄悄送给薛姨,薛姨又羞又喜。

第二年冬天,薛姨和王叔结婚了,洞房里什么家具都没有,唯有一朵王叔用衬衣做成的硕大的花。

当时孩子多,生活困难,薛姨就做绢花拿到集上售卖补贴家用。后来生活越来越好,王叔在自家院里弄了个小花圃,季季有花。再后来随儿子搬到城里,王叔也学着人家给薛姨买花,情人节送,生日送,七夕送,春节送,每次收到花,薛姨脸上都乐开了花。

那次我去薛姨家串门,看到屋里摆了好多花盆,有天竺葵、报春花、仙客来等十多个品种。薛姨说,等过完春节来看你王叔养的大白菜花和萝卜花,那才叫漂亮呢。

王叔这位勤劳的老花匠,生生把薛姨养成了一朵最幸福的花。



第一千零一次敲门

◎谢素军(广东广州)

有时候是敲门,更多的时候,其实是砸门。老父亲也没一点儿办法,他怎么也没想到,一直被奉为“别人家孩子”的儿子,竟然堕落成这个样子。

第一次敲门是在一个大雨滂沱的晚上,儿子一身酒气,甩着脖子上的大粗金链子,醉醺醺地说,我现在有什么不好?然后从后面小弟的手里拿过一沓钞票甩过来,够你们老两口花一辈子了。

老父亲一脸惊恐,疯了一样吼叫,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,给我滚!

儿子转过身,向着一众小弟无所谓地耸耸肩,吹着口哨离开了。

一个高才生,本可以成为国家栋梁,却偏偏走上了贩毒的道路。老父亲痛心疾首,怎么也想不通。

有时在半夜,有时在凌晨,时间飘忽不定,但儿子的敲门声却再也没有停过,理由千奇百怪——来看看您老两口,中秋送点月饼,又或是过年了没时间一起吃饭,给你们钱自己买点……

老父亲对敲门声形成了条件反射,心脏病都恶化了。真该死!老父亲骂道,总有一天你会死在哪个旮旯里。因为老父亲看到,跟着儿子的那伙人眼神里满是贪婪和凶狠。甚至有一次,敲门的人不是儿子,而是常跟着他的一个小弟,鬼鬼祟祟,也不知躲在门外多久了。

敲门声持续了许多年,一次,百次,千次。直到有一天,敲门的声音和以往不一样,进来的人也不一样。一队警官无比肃穆地站在老父亲前面,手里捧着儿子的相片,还有一个骨灰盒,悲痛地宣告:杨二涛烈士深入贩毒集团,为我们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,在协助捣毁贩毒集团时光荣牺牲。

老父亲泪如泉涌。为了向毒贩证明自己,儿子才不得已吸毒,为了让毒贩放心,儿子才带着毒贩回家。那一次次敲门,儿子的心可能比父亲更痛。老父亲摆了摆手,恍惚地拉住老伴的手,哽咽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,任凭身后传来整齐的敬礼声。多么希望,老父亲没有说出来,可以再听到夜半的敲门声。